

續
後
漢
書
二





書 漢 後 續

(二十)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八

吳臣

賀齊子建弟景

全琮子澤緒

呂岱徐原

鍾離牧少子徇

潘濬子羣茂元

周魴子處

謹案賀齊傳闕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十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柔更奇之。原注。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護市義。汲黯賑救之類。衆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忠義園樊襄陽。琮上疏陳侯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侯。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

抑君之功也。於是封新陽亭侯。

謹案：吳志作封陽華亭侯。

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

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

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

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治富春。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

附，數年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過錢唐，脩祭墳墓，麾幢節蓋，焜耀閭里。大會宗族六親故

舊，施散千餘萬。鄉邑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

不顧身，及作督師，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權太子登出征，軍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

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命登旋軍。嘉禾

二年，督步騎五萬攻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

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衍弱敵。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

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亦烏九年，遷右大將軍。琮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

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

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有所

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八九。權深愧悔，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

以爲不忠。琮旣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東平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郡守列侯。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都督。孫亮立，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死，小子吳孫權外孫也，封都鄉侯。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岱鍾離牧傳，今闕。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年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部震悚。後爲湘鄉令，治有名績。昭烈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忠義，并荆土，將吏皆歸附，而濬獨稱疾，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郡從事譚案陳志作武陵郡通志作郡與此合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漢，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

節之驗也。

謹案·桓譚新論·侏儒觀一節而長短可知。

權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拜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

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丙元卒。濬并領元兵。屯夏口。權稱尊號。拜少府。進封瀏陽侯。

謹案·陳志作瀏陽。通志作瀏。與此合。

太常。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爾。不復如往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

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手自撤壞。權由是不復射雉。五谿蠻夷叛亂盤結。

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驃騎將軍步騭屯淠口。求

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隲有名勢。在所取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

將豫章徐宗。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降人

隱蕃以口辯。

謹案·降人志注作歸義·通志作歸義人。

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

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

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服其先見。濬妹兄零陵蔣琬爲漢

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旆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自託旆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

封旆表以示濬。而召旆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

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

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矣。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

無因爾。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乃進見。具陳壹之姦險。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慮。翥字文龍。拜騎都尉。代濬領兵。早卒。次子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祕過辭溫。問曰。先君昔日謂君侯。謹案。陳志作先君。昔因君侯。誤。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後祕爲尙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芮元字文表。丹陽人。父祕。謹案。祕。陳志作祕。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表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元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元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擇淑媛。羣臣咸稱元父兄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聘元女爲妃。黃武五年卒。權甚惜之。

議曰。越爲吳患尙矣。春秋之季。卒仇吳而并之。方孫氏建業。山越潰其腹心。每掣權肘。爲內顧憂。賀齊諸臣。其施方略。終於弭寧。然後畫長江。跨淮漢。立國以爭天下。呂岱公恪。屹然老成。爲國典刑。鍾離牧清儉。蹈長者之規。潘濬方嚴疾惡。義形於色。梗梗有大節。有吳之棟石也。全琮以貴戚揜其忠勳。又以姦子敗惜哉。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魴傳。今闕。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陸凱子祿何定 弟允

陸抗子晏景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箴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恣於零陵。斬恣。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睛莫敢注。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天爲作

謹案。時字陳志作皆。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言。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姿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爾。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惜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壻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原注。裴松之載搜神記。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實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正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兒羣戲。樂故來爾。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除。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除矣。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

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宏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窮困。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皇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尙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佞邪。

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我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明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謹案。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原注。吳錄。舊拜廟選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兵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案司馬氏考異曰。世祖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吳王還都建業。吳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丁奉、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按凱盡忠執義。必不爲此事。況皓殘酷猜忌。留平庸人。若聞凱謀。必不能不泄。殆虛語爾。今不取。凱欲廢皓以安社稷。乃生平大

節也。以平見拒。故不能行。平之不泄。亦知言出禍及爾。今從吳志。

凱沒後。子連

謹案。陳志作子連。此及傳注並作子連。與志異。

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及表云。凱數

表諫。皓不能堪。遣親近趙欽。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陳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復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原注。江表傳。載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

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石。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彊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趨步紫闥。於彊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尙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

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空竭民財。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醪。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以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

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士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

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縣

謹案今

志作州郡宋本作州縣與此合

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

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皓不聽暴戾尤甚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原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旂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懷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修前德不捐棄臣言而放奢意侈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父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數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浮沈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則社稷存焉皓始起宮凱表諫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詔紙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中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

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歎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舍。原注。桑林事見郅正傳。呂氏春秋。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利乎。陛下不務修德。而修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實。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異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謙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皓皆不聽。以及於亡。原注。按陳壽三國志。謂此表疏吳人多云不聞有此。其文殊甚切。恐非皓之所能堪忍。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及奏上。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所。言。因以付之。又按江表傳。凱爲皓大修宮室。復兩表諫。裴松之附於傳後。今按傳載凱所上疏。動以榮村之滅爲言。

此諸表疏其切直有過之者。第史失其奏上之次。或皓惡其直。留中不下。故史不得而載。沒後子連始出其藁爾。故皆附於篇末。以著凱之忠。微皓之惡云。凱弟允。字敬宗。始爲御史尙書選曹

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紛爭。陰相譖構。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事伏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允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具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允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允所述。召允考問。允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下竺獄。竺不勝痛毒。服實告允。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乃斬竺。釋允。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允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誠意。遺以財帛。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瘴氣之害。謹案。今志作舊風。瘴氣。此作瘴字。爲是。舊風亦難解。疑作颶風。考投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允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家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允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